

# 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马利清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 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 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 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 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 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 “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关键词〕 原匈奴; 原匈奴文化; 概念; 界定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05)06-0051-06

## 一、匈奴起源的研究和 “原匈奴”概念的提出

在拙作《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sup>[1]</sup>一书中, 笔者首次提出了关于“原匈奴”和“原匈奴文化”的新概念, 以别于过去学者们惯用的“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探寻匈奴主体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问题, 其主要意义在于试图排除匈奴起源问题上一些枝节因素的干扰, 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匈奴主体民族的起源上。众所周知, 匈奴是一个由不同部族甚至不同人种融合而成的民族, 匈奴文化不可能有单一的起源。在此以前的研究往往将匈奴本体及其别部文化混为一谈, 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这种条件下寻找匈奴文化的起源是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科学答案的, 所以造成诸多分歧和混乱。要解决匈奴民族和文化的起源问题, 前提首先要确定哪些人是真正的匈奴人, 哪些是匈奴统治下的异族; 哪些属匈奴民族主体, 哪些是匈奴别部。后者与匈奴核心民族只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而无种族上的同源,

但被征服者的文化未必落后于征服者。只有明确了这一点, 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匈奴及其众多别部各自文化传统的源头, 才能找到真正的匈奴先祖。

很久以来, 人们对匈奴的了解, 包括在探索匈奴族源的问题上, 一直停留在司马迁等汉朝史家的认识水平上。从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学者多半把有史以来北方所有的游牧部落和部族混为一谈, 直到近代仍不能出此窠臼。

《史记·匈奴列传》关于匈奴的起源有这样一段记载: “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 居于北蛮, 随畜牧而转移。”<sup>[2]</sup>千百年来, 引发无数学者的多种解释。正如西方学者所看到的“中国人所称的匈奴, 显然是把许多游牧部落列入其中, 他们暂时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 按东方一般习惯, 冠以占统治地位的部落的名称”<sup>[3]</sup>。所以会有匈奴“其见于殷周间者曰鬼方, 曰混夷, 曰獯鬻; 其在宗周之季, 则曰獫狁, 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 继号曰狄; 战国以降, 又称曰胡, 曰匈奴”<sup>[4]</sup>的说法, 今天看来, 这些观点是颇值得重

〔收稿日期〕 2005-05-01

〔作者简介〕 马利清(1969—), 女,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博士。

新审视的。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匈奴游牧部族形成以前，在大漠南北曾先后出现过鬼方、荤粥、獫狁、戎、狄各族。事实上在匈奴出现之前，一些民族或部落早已在历史上消亡，而对于另外一些民族，汉人显然也了解他们的方位与习性，甚至在史书中也有明确的记述，但仅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匈奴相近，即把西方的昆夷和北方的獫狁、西方的戎和北方的狄统统归于匈奴了。

近代学者还从比较语言学方面入手，以古代文献中遗留下来不多的语音记载来研究匈奴的族属和人种，有斯拉夫、芬兰、蒙古族和突厥族四种不同的观点，前两种观点今天已失去了支持者。林幹等倾向于匈奴属突厥语系，相应地认为匈奴人属突厥人种，但马长寿、黄文弼等人认为匈奴属蒙古人种，于是出现匈奴人属高鼻深目的突厥人种（欧罗巴种）<sup>[9]</sup>和典型的亚洲蒙古人种<sup>[9]</sup>之争。

自从匈奴考古诞生以来，关于匈奴文化的起源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议最为激烈的、最难以说清的问题。传统观念以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为匈奴文化的前身，中国学者多持这一观点。<sup>[7]</sup>这里距离文献记载的匈奴冒顿单于的苑囿——阴山很近，丰富多彩的动物纹饰牌和大量马具等游牧文化遗存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但一些学者特别是苏蒙学者多认为匈奴文化起源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方形石板墓文化。石板墓文化居民是匈奴早期国家的重要成员，<sup>[8]</sup>道尔吉苏荣也认为匈奴民族的起源与石板墓文化居民有亲缘关系；<sup>[9]</sup>米尼亚耶夫则认为石板墓文化不是当地的匈奴文化的基础，匈奴与中国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关系密切，他们在公元前2世纪游牧到漠北；<sup>[10]</sup>一些学者则提出匈奴人种不是单一的，是不同部落甚至不同人种的联合体，<sup>[11]</sup>这也是匈奴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经常性地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乌恩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南北匈奴起源不同。北匈奴起源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而南匈奴的发祥地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sup>[12]</sup>

近现代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从人种学上寻找匈奴起源的新线索，但争议仍然是存在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证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鉴定人骨、确定人种范围的科

学规范，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明确了，在蒙古和外贝加尔汉代匈奴墓葬所做的人骨测定均显示出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与华夏民族所属的东亚类型在遗传学上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说匈奴人是“夏后氏之苗裔”是无法成立的。但问题远远没有彻底解决，其亚种与类型上的差异以及一些地点的鉴定结果与当地原住民之间在遗传学上的不对应等疑问都需要进一步探索。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匈奴民族集团内部是一个包含了多种民族成分的复杂构造，这是长期扩张、征战的结果，其所包含的部落不仅在种族和文化面貌上不尽一致，甚至在语言方面亦或有别。这种联盟的基础是脆弱的，这或许也是造成匈奴内部不断发生分裂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研究匈奴的起源问题，首先必须在广义的匈奴文化中确定哪些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本质特征，是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文化面貌；哪些是非主体文化特征，是外来的、从属于匈奴的别部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科学的人类学鉴定才可能解决匈奴人种的问题，才可能寻觅到真正的匈奴先祖的线索，进而理清匈奴文化的各支系及各自的渊源。二者的研究是互为基础，也是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的。

有趣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中国学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匈奴主体民族起源于蒙古或外贝加尔的某个地区这种观点<sup>[13]</sup>的同时，全世界的学者们却越来越多地把寻找匈奴起源的目光集中在公元前8—4世纪的鄂尔多斯东北地区。<sup>[14]</sup>总而言之，对匈奴起源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文化与中国北方鄂尔多斯周围两个地区，到底匈奴文化源于何地，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说法。

在这些探索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这些概念涵义笼统，他们不加区别地把本体和匈奴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把多民族的、多重文化成分构成的广义的匈奴联盟的文化作为一个标准来探讨其起源，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在多重线索下得出多种不同的结论，所以这种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同时，因为前人的多数研究往往建立在有限的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

上,而这种记载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是极其显著的,所以,仅仅依据《史记》记载的不确切的一段话是很难找到匈奴民族的真正源头的,这也是分歧产生的根源。而脱离历史研究仅靠考古所揭示的历史子遗中的局部去回答所有的历史问题,也同样是不科学的。只有综合国内外匈奴考古的总体情况,通过梳理、比较、分析,加之文献记载的印证,才有可能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探讨这一点,中国境内内蒙古阴山地带、河套流域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蒙古和前苏联境内公元前8—3世纪石板墓文化,以及人种鉴定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匈奴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往往各自为战,大漠南北的探索也互相隔绝,文献与考古脱节,现行的行政区划割裂了历史。只有二者的联手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我们的考古工作与国外相比,起步晚,资料零散,特别是阴山以北地区的田野考古亟待开展;而国外学者有着无法克服的语言文化障碍,只有中外学者共同努力,匈奴考古研究才会走上一个新台阶。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国外资料,比起我们的前辈来是大大的丰富了。

在这一前提下,提出和运用“原匈奴”和“原匈奴文化”的概念,重新探讨匈奴民族和匈奴文化的起源问题,或许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 二、原匈奴文化的考古学界定

对于“原匈奴”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此加以重申以便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和检阅。《史记·匈奴列传》描述春秋时期的北方居民“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既然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存在众多的相异族群,自然需要区别哪些族群在匈奴兴起以前已经灭亡,或已经被中原民族同化,哪些族群一直延续发展而真的加入了汉代匈奴族的熔炉。不能简单地把汉代匈奴联盟曾经占据的地域范围内的所有前期居民都当成匈奴的祖先。<sup>[19]</sup>

正如林沅先生分析的,后来的冒顿单于建立

的匈奴联盟,不可能是在北方已经形成一个大族群的背景上建立的,而是在存在许多小族群的背景下建立的。我们无法设想,“这些文化上族源上各异的人群,如果连稳定的联盟关系也没有,就会产生大范围的民族认同。”<sup>[19]</sup>这些族群在体质形态和文化特点上互不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匈奴的族源,其实质就是考虑冒顿赖以建立联盟的核心力量,究竟是具有什么样体质形态和文化特征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较小的族群(应该估计到在冒顿之前,匈奴也可能已经是包含几个族群在内的小型联盟)——这个核心就是“原匈奴”。

对于文献中已出现“匈奴”这一名称的战国末期及更早的匈奴民族的先世,过去在学术界有太多的分歧和各种不同的称呼。在考古学上,过去称之为“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实际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是把组成匈奴联盟的不同部族的不同文化混为一谈,反映在考古学上是一系列相关的但并非同一文化的十分复杂多样的特征的混合。它包含了匈奴联盟众多成员和别部文化的早期形态,这些复杂的外来因素干扰着寻找匈奴源头的研究工作的进展,而真正的匈奴的前身并没有被区别出来。匈奴主体民族和众多别部之间在文化构成中的关系尚未理清,在这样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怎么可能找到真正的匈奴文化的渊源呢?所以,首要的问题是搞清楚匈奴文化中的核心文化特点——匈奴主体文化的面貌及其分布,分清各文化因素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探索匈奴主体民族和别部各自的文化起源。为区别匈奴主体民族的文化起源与笼统的匈奴文化起源,本文提出“原匈奴”文化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过去所称“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后者泛指匈奴部落联盟的一切成员文化——包括匈奴主体及各别部的前身;“原匈奴”则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它在时间上主要指“匈奴”名称出现之前,包括了起源和最初的发展阶段,文化特征上是较为纯粹的游牧文化,当他们出现在阴山周围并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时,已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在文化上也大量吸收了农牧交错地带的先进因素,开始向“匈奴文化”过渡了。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民族的主体部分

在人种和血统上可能起源于某一个固定的地方，而其文化内涵则未必都源于这一个地方。后者可能包含了更加广泛的内容，包括一切有接触的邻人文化的影响因素和成分，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可能在其征服者的主流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甚至统治地位。这一点已几经历史的证明。历史上几乎所有征服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最后都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匈奴虽然没有统一中原，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较为先进的文明对匈奴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这一渠道间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经常性地处于迁徙状态下的游牧民族，尤其易于接触和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成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文化的起源问题远远比民族的起源复杂得多，“原匈奴文化”的构成与“原匈奴民族”的构成不是同一概念。

还需要指出的是“原匈奴”与过去称之为“早期匈奴”、“前匈奴”文化的部分内容有某些重合，但其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原匈奴”这一提法既包含了有关匈奴起源的问题，又明确限定了这里所探讨的匈奴起源问题，并非泛指匈奴联盟和匈奴政权统治下的广大领土内一切部族的起源，而是指真正的匈奴——匈奴主体民族本部的起源，从而把匈奴起源问题从广阔的北方草原早期游牧文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中独立出来，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被征服的众多的从属匈奴的别部区分开来，使得寻找匈奴起源的线索更加集中和明确、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要表达出所有这些含义，“早期匈奴”、“前匈奴”等显然无法做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更明确的概念。它除了“早期的”、“先前的”含义，还必须应该同时具有“原始的”、“祖先的”、“前身的”、“真正的”、“正宗的”、“本体的而非别部的”、“主要的而非次要的”、“核心的而非支系的”等等内涵。笔者进行了长久的思考、比较和取舍，才最终选择了“原匈奴”这一概念，当然它还有待学术界的检验。

“原匈奴”的命题相对于“前匈奴”、“早期匈奴”是狭窄的、特指的，后者的命题在整个匈奴文化研究中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提出“原匈

奴”这一概念，并非将它置于一个与过去的“前匈奴”和“早期匈奴”矛盾对立的位置。在不同的研究范围内，这些概念仍可以有不同的所指，它们并不矛盾。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历史分期与考古学文化分期在许多时候并不是能够完全对应的。当匈奴政权建立之时，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化同时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和本质的改变，考古学文化的演进相对于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历史时期的划分总是存在相对的滞后性。原匈奴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分别何在？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匈奴及其起源问题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我们对匈奴文化本身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许多历史疑团还没有找到线索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但正因为我们不具备细致划分匈奴文化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笼统的解决反而变得简单了。事实上，迄今所知的、能够确定为匈奴文化的遗存均与汉文化遗物共存，而包括国外学者据以断代的主要依据也正是这些汉代遗物。这样，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遗存就全部可以确定为汉代匈奴文化。需要说明的是，“匈奴文化”这一概念，对其理解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解释。广义的匈奴文化包含了匈奴政权统治范围内所有文化遗存的总合，包括了匈奴本体民族和所有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它的分布范围广，但时间短，文化内涵复杂，即使在匈奴联盟建立后，文化上的一致性加强了，其联盟内的各部族仍有考古学上可以分辨的各自的传统特征；狭义的匈奴文化仅指匈奴民族本体文化，它包括了秦汉匈奴帝国时期以及此前的尚未被我们所认识的匈奴前身的文化甚至匈奴政权瓦解后其后裔的活动。其不仅时间长，且因为其作为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不同的时期内，分布范围的变化也大。文化特征相对单一和固定，但随着与他族的接触和融合，也在不断丰富和发生变化直至融汇整合为统一的匈奴民族文化。而“原匈奴文化”仅指狭义匈奴文化的前身阶段。

从文献记载判断，公元前3世纪后期——公元前2世纪中期，匈奴本体活动于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在此之前则是难以确定的。所以“原匈奴”不是一个确指，而仅仅是匈奴文化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命题。不论“匈奴”这一称呼出现之前，它在历史上曾经有怎样的族称，“原匈奴”

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是文献没有相关的记载，或者有记载而我们还无法确指它到底对应古史中的哪一个或几个族群。而考古发现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诸多遗存中也未能明确区分出匈奴的前身。阴山南北以及整个蒙古高原、甚至图瓦地区都存在匈奴起源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在蒙古高原和内蒙古长城一带，公元前8—4世纪的青铜至铁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发现中，被疑为匈奴前身的文化遗存很多，学者对此意见颇不一致，但它们与汉代匈奴文化之间都存在天然的鸿沟。这些遗存所反映的各自的墓葬制度相对汉代匈奴远没有后者那么丰富多样，在葬俗上都有着明显的单一性和一致性，但相互之间却表现得千差万别、五花八门，每一种遗存都与广义的匈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到底谁是真正的匈奴前身——原匈奴？今天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对文献记载中的北方各族以及文献不一定记载的族群（如崞县窑子、桃红巴拉遗存所代表的族群）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了司马迁的时代。我们不能把这些人种和文化特征各异的族群混为一谈，或在不同族称之间任意划等号，尤其不能随意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群简单地对应。所以，探索匈奴起源只能依靠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的二重证据法，首先必须在广义的匈奴文化中确定出狭义的匈奴文化的特征，以此作为寻找原匈奴文化的标尺，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遗存中寻找其线索，同时利用文献资料加以佐证，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具体到内蒙古长城地带、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的哪些地点、哪些遗存是匈奴文化的发祥地和文化源头，以及那里的居民的族属和人种等等，正是“原匈奴”及“原匈奴文化”研究的课题。

### 三、原匈奴概念的实践意义

笔者在探索匈奴文化的实践中曾运用“原匈奴”这一概念进行了一些尝试。在《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一书中，笔者按照上述的思路，对匈奴主体文化和别部文化进行了甄别。在全方位收集考古出土资料、把握匈奴文化总体特征的基础上，从中提炼出以呼尼河畔早期匈奴贵族大墓为代表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匈奴主

体文化的特点，提出了寻找“原匈奴”文化的几个主要线索，如：1. 墓室四壁竖立石板，露出地面；2. 墓圪为长方形竖穴土坑；3. 南北向，头向北；4. 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5. 普遍殉牲马、牛、羊头蹄；6. 多有木质葬具或无葬具或使用瓮棺葬等；7. 随葬品以装饰品和随身携带的工具、武器为主，弓、箭、马具和动物纹青铜牌饰最具代表性，陶器以肩部饰波浪纹的罐最具特点等等。这些是标志原匈奴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以此为标尺，对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诸文化进行了对比分析和过滤，排除了南部的鄂尔多斯以及北方的塔加尔文化、乌兰固木文化、乌尤克文化、西部的巴泽雷克文化等作为原匈奴发祥地的可能性，而对蒙古中、东部地区石板墓文化以及图瓦地区石砌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其作为匈奴起源地的可能性做了一些推测，同时也对它们之间存在的缺环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从人种学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在尚未进行系统发掘研究的情况下，对此二说采取了审慎态度，仅冠之以“假说”而提出来，以待更加科学、严谨、深入的探索予以确认或修正。而“原匈奴文化”的特征只能在假定的“原匈奴”发祥地蒙古中部草原或图瓦相关遗存中略窥其端倪。当“原匈奴”人群南下阴山，接受了农牧交错的鄂尔多斯和中国北方先进文化的洗礼和浸润逐渐强大起来时，他们就成为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匈奴”了，而其文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丰富多彩的“匈奴文化”。此不赘述。

总之，“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把匈奴本体民族文化从广义的匈奴文化中分离出来，与众多的匈奴别部文化区分开来，有针对性地探索其起源问题，可以抓住关键，较好地解决问题。笔者提出“原匈奴”这一概念，并非将它置于一个与过去的“前匈奴”和“早期匈奴”矛盾对立的位置，它们既有重合的意思，又各具自身的特定含义，在一些特定的语境当中，“前匈奴”等概念仍具有其价值。但在探索匈奴主体民族起源问题上，“原匈奴”这一概念比之长期以来沿用的所谓“早期匈奴”、“前匈奴”等概念显然要准确得多、科学得多。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为探讨和解决匈奴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它还有待于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检验。

## 〔参考文献〕

- [1] 马利清. 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史记 [M]. 卷110·匈奴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 耶·姆·扎尔金特. 中国编年史中的古代各族(匈奴、东胡、鲜卑)与埃文基人 [J]. 民族问题译丛, 1957, (2).
- [4] 王国维. 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猥狁考 [M]. 卷13.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583—606.
- [5] 林幹. 匈奴通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林幹. 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7, (5): 1—10.
- [6] 马长寿. 北狄与匈奴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
- [7] 马长寿. 北狄与匈奴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
- [8] 伏尔科夫. 北部蒙古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M]. 乌兰巴托, 1967. 102—103.
- [9] 策·道尔吉苏荣. 北匈奴 [M]. 乌兰巴托, 1961.
- [10] 米尼亚耶夫. 德列斯图依墓地 [M]. 圣彼得堡, 1998. 78—84.
- [11] 达维多娃. 伊沃尔加城 [M]. 圣彼得堡, 1995. 60—61.
- [12] 乌恩. 匈奴族源初探——北方草原民族考古探讨之一 [J]. 周秦文化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832—841.
- [13] 潘玲.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03.
- [14] 克拉季尼. 匈奴考古学100周年纪念大会(乌兰乌德, 1996年) [J]. 俄罗斯考古学, 莫斯科, 1997, (3).
- [15] 林幹.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1、2): 127—141; 林幹. 林幹学术文集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69—385.

## The Proposi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Original Hun”

MA Li-q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origination of Hun, some scholars often used the term “early culture of Hun” or “pre-Hun culture” in the past to express the culture before the period of Hun. When they talked about the Hun, they tended to take the authentic Hun, the branches of Hun as well as those joined the Hun and became Hun as one thing. Therefore there is a big divarication and chaos about the origination of Hun. The term “the Original Hun” is to take the authentic Hun out from the whole Hun in Han dynasty and the core of Hun from those hypotaxis that were conquered when the Hun was expanded. “The original Hun was used specially to denote the pre-existence of the authentic Hun hence the “culture of the original Hun” denotes the core of the culture created and used by the Mainstream Hun nationality.

[Key words] the original Hun; the culture of original Hun; term; definition

〔责任编辑 苏日娜〕